

2017 年亞特蘭大國際年會演講詞

比爾蓋茲演講詞

6 月 12 日



今天很開心在這裡，而我很興奮能繼續支持扶輪在對抗小兒麻痺這件了不起的工作。我剛提及的 4.5 億美元將把我們從 2007 年開始的合作夥伴關係募集捐獻而來的總金額提高到將近 15 億美元。那真是令人嘆為觀止。但是錢只是扶輪領導根除小兒麻痺故事中的一部分。

事實上，30 多年前扶輪便開始執行根除小兒麻痺的工作。從那時起，面對無法預料的挑戰時，您們就一直將它維持 6528 為全球的工作項目。在華盛頓特區和歐洲各首都，扶輪社員堅持著對抗小兒麻痺要獲得其應得的資金。在高危險國家中，扶輪社員已確認各層級的政府領導人做正確事情。

當然扶輪社員擔任義工。Ann Lee Hussey 在幼童時期便被診斷為小兒麻痺，他領導義工前往世界上一些最危險的地方超過 25 次。Yoshi Sekiba 是一位日本小兒科醫生，他連續 16 年帶領 60 名扶輪社員前往德里。數以千計的扶輪社員在有危險且疾病流行的國家，花無數個小時替小孩免疫。

扶輪也做了一些其他組織無法做的事情。它在我們最需要的時候，動員社員建造橋梁。我想到像 Marie-Irene Richmond-Ahoua，她住在象牙海岸。當幾年前她的國家發生政變時，新的軍事領導人取消了全國免疫日。她呼籲說，不應該因為大人所造成的衝突而讓兒童受苦。幾天後，將軍主持重新安排免疫日的開幕儀式。

在巴基斯坦，扶輪社員藉由與伊斯蘭學者與宗教領袖合作，協助克服不被信任的問題，而這些人現在成為提倡小兒麻痺計畫的人士。

扶輪已經資助許多在高危險地區的社區中心和免疫站。譬如，Tayyaba Gul 是一名伊斯蘭堡扶輪社的社員，他經營一所由扶輪資助的健康中心，並和難民共事，協助他們瞭解小兒麻痺免疫是出生後護理的正常部分。這些努力幫助巴基斯坦從 2014 年的 306 件病例減少到今年為止只剩兩件。

這種策略方法是完成根除小兒麻痺工作所需要的，但是最重要的是，我們沒有忽視帶領我們達到這個地步的艱鉅工作。「倡導全球根除小兒麻痺機構」（Global Polio Eradication Initiative, GPEI）承擔世界上有史以來最為艱辛浩大的單一保健工作之一個組織。

我們在 1988 年已經從 125 個感染國家到現在只剩下 3 個國家；從 30 年前一個小時有 40 件病例，到 2016 年一整年，少於 40 件病例。

我們很容易忘記小兒麻痺是一個多麼可怕的疾病，以及我們如何經歷對抗它。所以，讓我們花一點時間回想我們的進度。不久之前，小兒麻痺的病例到處都是。在 1994 年，美洲被證實沒有小兒麻痺的病例。2000 年，西太



左起第 5 為比爾蓋茲

平洋地區被證實沒有小兒麻痺的病例。2014 年，東南亞包含印度被證實沒有小兒麻痺的病例。今年，我們只剩下三個國家中少數的病例，包含巴基斯坦、奈及利亞及阿富汗。

這樣努力的成果是非常成功的。自 2000 年以來，2000 萬名義工的軍人和數千名現場保健人員的全球團隊，已經對於 100 多億人執行口服小兒麻痺疫苗的工作。

但是，在我看來，最能顯現出其令人震撼的數據是這一項：有 1600 多萬人原本可能會因為小兒麻痺而癱瘓，現在卻能行走自如。

然而，我知道在您的心裡會有一個問題，而它也一直縈繞在我的腦海中。為什麼這個工作已經花費這麼久的時間？原本根除小兒麻痺的計畫是要在 2000 年之前結束，我甚至都還未加入此項計畫。然後現在，小兒麻痺是我十年來的最為關心的事。我相信我們所有人都會同意這項工作比我們預期的還要困難。

這個答案與根除小兒麻痺計畫的遠大規模有關。根除的意思是指零病例。所有在這個地球的 75 億人口，在所有 2 億平方英里中，沒有小兒麻痺的病例。

那包含有戰爭的地區，也包括幾乎沒有公共保健系統的國家。這指的是想要接觸地球上最難接近的地方的孩子，而且不只一次，是要多次前往，以確保他們是受到保護。

幾年前在 100 多個國家所達成的根除工作，在最後幾個少數國家卻做得不足夠，困難重重。

但是，那就是根除小兒麻痺計畫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地方。由於堅持和創新，一次又一次地應付挑戰。就是這樣創造新思維、從經驗教訓以及適應新環境的才能，而這些讓我感到樂觀，我們將會達到零小兒麻痺病例。讓我與各位分享下列幾個案例，來說明我的意思。

最難的事情之一就是接觸所有需要小兒麻痺疫苗的小孩，尤其是在有衝突的區域特別難，因為很難與各有關單位建立信任。然而，在阿富汗，儘管面臨極大的安全挑戰，但是全國大部分的地區是零小兒麻痺病例。為什麼呢？因為在那裡執行計畫的人協助建立瞭解，讓人們知道唯一根除小兒麻痺的方式就是不受政治、宗教及社會分裂的影響。

在不穩定的地區工作是非常有挑戰性的，

並且前線保健工作者承擔風險，甚至在某些情況下犧牲他們的生命。有時盡快地有所進展，但它又會消失——去年在奈及利亞小兒偵查到麻痺病例，間隔兩年之後再出現——這告訴我們在有衝突的地區根除這個疾病是多麼困難。幸好，奈及利亞的政府迅速作出回應。

另一項挑戰是有一些父母因為害怕或是誤解，拒絕讓他們的小孩接受疫苗。與巴基斯坦一樣，在奈及利亞和阿富汗，傳統和宗教領袖的助力也造成很大的不同。今天，這些社區中絕大多數的父母都希望孩子接種疫苗。

其中一位協助的人是奈及利亞北邊最重要的傳統領導人之一，卡諾的埃米爾殿下（the Emir of Kano）。他曾經冒險進入一個以對抗小兒麻痺疫苗接種而聞名的地區，並且喝光一整瓶疫苗，向人們保證疫苗是安全的。

在男性不能進入別人家裡或與母親互動的傳統社會中，僱用數以千計的女性保健工作者和社會運動工作者也有助於建立信任。

巴基斯坦旁遮普省的一名疫苗接種者 Fiaz Bibi，在一週五天的時間內，穿著布卡（回教女性遮住全身與臉的罩袍），走三哩到藥局拿物資，然後逐一到她的社區中的 105 個家庭。溫度可能會超過 110 度，而 Fiaz 經常感受到村民反對的眼神跟著她。然而，她堅持拜訪每一個角落，因為她相信確保每一名小孩受到保護，免於受小兒麻痺之苦是她的「道德責任」。

另一項完成零病例的挑戰是知道那些需要接種疫苗的小孩在哪裡。在過去幾年內，根除小兒麻痺的活動在這部分有很大的進步，部分原因要感謝我們富裕國家視為理所當然的東西，那就是「地圖」。

左邊是奈及利亞北部的疫苗接種員直到幾年前都在使用的地圖，這些地圖都是手繪的，不精確且不完整。據估計，成千上萬的小村莊從未納入疫苗接種計畫中，簡單地說，因為他們不在地圖上。您是無法以這種方式根除小兒麻痺的。

今日，那些地圖看起來就像右邊的那張，

指出之前沒有的村莊，並且關於這些社區的地點和大小都有較為精確的資訊，以協助督導有效地管理他們的團隊。

另一項大挑戰是找出最後殘留的病毒。由於小兒麻痺的病例越來越少，這項工作則變得較為困難且也較為重要。要完全遏止病毒，我們必須知道它還藏在什麼地方。

有兩個方式可以做。第一，尋找癱瘓的孩子並測試他們的糞便，看看他們是否有小兒麻痺跡象。這一項龐大的工作得到世界各地 146 個實驗室的支持，他們每一年測試 20 萬個樣本，以及 99% 的時間得到的結果是陰性。但是，一點點陽性的結果讓公共保健官員知道集中精力在哪個地方預防小兒麻痺蔓延。

另一個我們要知道小兒麻痺在哪個地方的方式是在污水處理系統中尋找，特別是在高風險地區。這個方式是在小兒麻痺癱瘓任何一個小孩之前，能夠辨識它發生的環境。僅在奈及利亞、阿富汗及巴基斯坦，就有超過 125 個環境檢測站在運行。而在全球，有 70 多個國家正在進行環境監測，以確保如果病毒跨越邊界，將會被發現並遏止。

這些創新的類型是用以實現根除的目標。每一個我剛剛給的例子都有潛力也能促進其他全球保健的工作。較好的地圖協助衛生工作者帶著其他拯救生命的疫苗和藥物接觸兒童。監測網絡將有助於發現及預防其他傳染病的傳播，如伊波拉病毒、麻疹和黃熱病。擁有重要數據且訓練有素的保健工作人員，現在擁有專門知識，為最脆弱的人群提供重要的保健服務。

西非最近爆發的伊波拉病毒就是一個重要的例子。悲慘的是，這次疫情造成 11,000 多人死亡，主要是三個國家——幾內亞、賴比瑞亞和獅子山共和國。

但是，如果根除小兒麻痺工作者的快速行動沒有阻止該疾病在鄰近的奈及利亞蔓延，死亡人數將會更多。當他們意識到有一些病例已經蔓延到奈及利亞最大的城市拉哥斯時，這些工作者就立刻採取行動。

他們建立緊急行動中心以協調工作，並追蹤與伊波拉患者接觸的數百人，然後派遣社區志願者發出如何保持安全的訊息。

奈及利亞是個國際旅遊中心，它的人口幾乎是上述的三個受影響國家的八倍，這些保健工作者的努力防止了伊波拉在奈及利亞成倍增加可能造成的重大悲劇。

這就是扶輪 30 年奮戰最令人激勵的地方。您們不只根除歷史上最可怕的疾病之一，也幫助最窮困的國家提供他們的人民較好的健康和未來。達到零病例是富有鼓舞人心的一項人類之成就。

特別是這些日子，有一些人認為世界開始變得更為惡化。根除小兒麻痺的進度能夠提醒人們，當他們有勇敢、有決心並願意一起工作時，他們所能完成的事情。

今天早上，捐獻的國家代表保證支持根除小兒麻痺的最後推展。很高興看到加拿大、日本、德國、澳洲、歐盟執行委員會及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Sheikh Mohamed bin Zayed 殿下，站起來作出新的承諾。我也要感謝美國，它是「倡導全球根除小兒麻痺機構」（GPEI）最大的政府資助者。

他們的支持和其他捐獻國家的支持就是外援如此重要的例子。沒有外援，我們無法在根除小兒麻痺這條路上走得如此有進展，也無法在其他可預防疾病，像是肺炎、痢疾和瘧疾等方面，減少兒童死亡。

這是最喜歡的圖表。上面顯示在過去 25 年內，世界已經將兒童死亡人數減少一半。如果您將 1990 到 2015 全部加起來的話，總共拯救了 1.22 億條人命。

如果政府持續投資於疫苗、孕婦及新生兒健康和愛滋病預防與治療等事情上，我們可以在 2030 年之前再度讓兒童死亡人數減半。

這即可打破疾病以及低收入國家貧困的無情循環，而可以使這些國家繁榮起來。

然而，在華盛頓特區的一些人正在討論大幅削減外援。這些投資不到美國預算的 1%，所以削減這些外援不會造成虧損。但是，繼續

這些計畫將會為全世界幾百萬兒童和家庭帶來很大的改善。

幫助其他國家對抗貧窮與疾病可以使世界更穩定，並使美國人和各地人民較安全。外援可以獲得極好的投資回報。您們知道這一點，因為您們已經追蹤根除小兒麻痺活動的成功多年。

當根除小兒麻痺的故事被記載下來時，這會是關於面對無數挫折時，數以百萬計的人肩並肩堅持不懈的故事。扶輪奠基於堅定不移的目標意識，以及如果您們將身心投入，任何事情皆有可能的信念。

但是，我們還沒完全準備好記載這個故事。要確認小兒麻痺被消滅，我們需要將疫苗接種率維持在非常高的水準上。即便我們達到零病例，也必須再持續三年都沒有新病例才算成功。

沒有其他的選擇，因為如果我們失敗，小兒麻痺將會回到那些此疾病已被消除的國家，並且一年會有上百名或上千名兒童死亡或癱瘓。

所以，扶輪社員繼續投入是很重要的。您們捐獻的錢用以支付根除工作的日常費用，您們的義工參與工作確保疫苗送到需要的兒童手上。然後，作為根除小兒麻痺最重要的倡導者，沒有人比您更能有效地提醒政府領導人，必須讓他們知道此項工作很重要並且尚未完成。

藉由幾乎任何措施，世界正在為人類變得越來越好。人們壽命更長，生活更健康。極度貧困已經低於 10%。我們根除了天花。這些都是驚人的成就，當我們將根除小兒麻痺加入列表中，我確信我們會做到，這將是人類的另一個勝利。

這也是世界上超過一百萬名扶輪社員的同情心、慷慨和善良的誓約。您們是讓零病例變得有可能的人，並且這會是一件值得慶祝的事。謝謝。